

花是隐形丝带

□ 庆红 (安徽合肥, 职员)



漫长时光的难以打发, 无处告慰的孤独寂寞, 让我家前面楼的那位老妪越发古怪起来。

每当有人在她家后院的停车位上准备停车, 像黑夜中出没于山林田野中的猎犬, 她总会第一时间出现。她不让你停车的理由名目繁多, 五花八门。也有业主与其据理相争, 最后都闹到物业办公室去, 却总是被她“我有心脏病”“你们欺负老人”, 以及撒泼打滚种种凶形恶相所逼, 认怂了之。

那天, 快到饭点, 我又听到楼下喧哗成一片, 主角仍是这老妪。比金属防盗门更让人觉得寒凉的是人的心门。老妪的行为让我反感, 本就不喜欢与人深入交往的我, 更没有与这老人接近的欲望。

改变是从何时开始的? 想来想去, 应该是从她家对门, 这个勤快的老黄头入住开始吧! 他爱扦插繁育花木, 爱自制花肥。天麻麻亮, 他就拿个袋子出门去寻找合适的土源, 或者到乡下去拣拾羊粪蛋、枯树叶什么的。中午, 太阳好时, 他拿着铁锹, 像关心庄稼那样, 又在那翻翻晒晒。傍晚, 他把那些土聚拢, 用一个黑色大塑料盖上。

这样用心沤出来的肥, 自然会养出发旺的花来。他家的小花园里, 欧月硕大, 茉莉青翠, 好几棵三角梅树, 高大茂盛, 树冠完全被团团簇簇的花朵覆盖, 好像无数只蝴蝶振翅欲飞……这花看得让人内心熨帖, 任谁走到那, 都会情不自禁地停下来。“三角梅, 你开得可真美啊!” “月季,

你开得可真大呀!” 先是一个邻居在夸奖, 接着又一个邻居在夸奖, 紧接着一大帮子邻居都在那夸奖, 继而, 这种热气腾腾极具市井气息的夸奖声响成一片。

最后总结归纳, 主要是土好, 于是大家纷纷前来讨要。老黄头不仅来者不拒, 竟还把他扦插的月季、三角梅、长寿花分赠与我们。一时间, 我们小区养花人多了起来, 相似的花也多了起来, 就连他家隔壁的院子也变得内容充实起来。老妪也似乎不再发作……

当我再次回望老黄头家那些花儿时, 我对它们的好感骤增, 忽然觉得, 这些花儿根本不是花儿, 而是和睦邻里关系的隐形丝带。

张阿婆的“宝藏”日常

□ 刘天拓 (上海, 银行经理)



张阿婆的家位于一处老公房小区。她的日子, 在外人看来或许单调而重复, 但她自己却似乎乐在其中。清晨的阳光照进狭长的走廊时, 张阿婆便已穿戴整齐, 手里提着一只编织袋, 踏上了她的“寻宝之旅”。街坊邻居们对此早已见怪不怪, 都知道张阿婆有个特别的爱好——捡垃圾, 回收废品。

“里面有瓶子吗?” “这些可都是宝贝!” 张阿婆总是笑眯眯地对那些不解的目光解释道, “扔了可惜, 回收了还能换点钱, 还能环保, 一举两得!” 她的语气里, 没有丝毫的卑微或无奈, 反而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执着。

其实, 张阿婆的经济状况并不拮据。

早年, 她凭借勤劳与智慧, 在上海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置办下两套房产, 如今正安稳地收着租金。不过, 张阿婆的儿子远赴重洋, 在国外定居。好在他不仅时常与母亲联系, 还经常寄送礼物孝敬老人。张阿婆却常说: “人老了, 钱够用就行, 礼物不重要, 重要的是有个念想, 有个盼头。”也时常有人看到她完成“寻宝”后坐在小区门口的石凳上发呆, 有时一坐就是半天。

由于周边都是相处了几十年的老邻居, 张阿婆平时都会将房门敞开着。每当夜幕降临, 她的家又显出另一种安静。电视开着, 声音调到最小, 仿佛是为了驱散那份孤独感。偶尔, 她会在手机旁守着, 等着接儿

子的视频通话。屏幕亮起的瞬间是她最为期待的时刻。“妈, 注意身体, 别累了。”儿子的话语里满是关切。张阿婆则笑着回应: “放心, 我好着呢, 你照顾好自己就行。”简短的几十分钟充满欢声笑语的时光后, 房间里又回归了安静。

我又忽然理解了张阿婆为什么要去捡垃圾卖钱。一捡一卖之间, 她就多了一些与人交流的机会。就像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:

“现在啊, 也不愁吃不愁穿, 图的就是个热闹, 有个说话的人。”当然, 这话语中, 也呈现出她面对生活的积极态度。我想,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, 愿每一位老人都能被温柔以待, 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时光。